



程端明公洛水集卷之十三

題跋

跋同年楊貳卿其先寺丞誌銘後

直道之難行正人之難容所從來久矣而况姦人盜柄之時乎公以岷峨之秀召至天子之廷風節崑然議論鯁甚知其不與柄國者合也卒自請去之餞酒千鍾道路嘆息出處之際從容可攷然則公未爲不遇也矧公有子今以謀猷言議爲名從臣然則忠誼潤澤固深長若是邪於此可以觀天人之際士宜知所擇哉

跋故刑部侍郎贈端明殿學士謚忠愍程公誌

銘後

人主以禮義待士大夫以忠孝厲風俗故天下有變而人心不搖士臨死生而大節不屈夫苟諛佞貪濁之夫尊顯得志而正直公方之士排抑不伸風俗一成百年不變求其如公者不可得也雖然崇其號者美名也錄其孤者寔德也名與實稱然後可以示勸厲所捐者細而所關者大上之人其加之意焉

跋林府君誌銘

三代衰士習變講說浸盛踐行日薄聖人有憂之故平居語其學徒不曰行有餘力則曰恥躬之不逮不曰有能一日用其力則曰躬行未之有得所以警策萬世者

詳矣盡矣而後之學者窮年白首焦唇敝舌祖述虛無轉相傳授曰吾將以窮性命之理中下之士樂其說之易也遂相與躍然和之曾不思理義之學洙泗抽其機孟氏挾其秘學者讀而習之則德可神道可顯脩身齊家致主澤民沛然有餘用矣而又安用爲是無用之空談哉予以兼官玉牒叔全爲宗丞日相款也暇日出其先府君行狀志銘一編展而讀之則知公之學始於身行於家信於友朋而孚於鄉黨禮部侍郎袁公狀其行攻媿先生樓公志其墓二公敬愛之辭如出一吭蓋二公偉人也夫豈輕於與人哉非公之道行於人乎二子一孫踵取儒科而季子叔全燁然朝行爲國珍噐非公

之道通於天乎脩身謹行本於宮廷之間而成效大驗見於天人之際聖人所謂躬行君子未之有得者謙也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安知後世無下馬仲舒之墓者邪

跋東坡莊引

前志有之昔之聖人範金作鼎以燭以燭以事上帝以奉宗廟而其烹飪之大者則以之養聖賢隆古盛時野無賢遺賢無家食降及三王率繇是道漢唐而下薄矣且公以直道峻節被遇先朝神考知之宣仁太后知之未爲不辰者讒口嗷嗷放逐無寧歲乃崎嶇齊安荒城敗堞之間折荆榛驅瓦礫然後得平地手鉏之歲取麥麩以自給已而又於陽羨之鄉區區然爲百斛之謀亦

可悲已而當時大鼎肉食者尚仇之不置雖然公天人也一死生齊榮辱久矣飲水如漿食莧如羊有此百斛豈博萬鍾攷德問道者當於是而觀焉又嘗竊聞之岫嶼遺碑聚見博古之室平原手帖多歸忠誼之家叔全珍此其賢蓋可知已

跋趙承宣拱督府檄

檄不易爲也昔人定三秦曉巴蜀一諸鎮折強虜必擇當其筆者爲之否則志慮不宣辭氣不揚觀聽之間弗孚弗竦將何以懷荒忽之異類當百萬之雄師哉侯晉人今居南鄭世儒學熟古今治亂氣直膽張語及疆場則髯奮如戟長刀大劍犖犖牙頰間故其發爲辭章峻

厲雄竒援據精切可以沮金石而撼風雨聽之者安得不馳志伊吾之比哉嗚呼日晦而光洞霆蟄而聲薄人心久鬱一發不可制行當有取侯此檄三疊三熏而馮軍牙者

跋楊文公真墨

富貴百年事功名千載人後世有作者不易斯言矣且公在祥符間與欽若輩比肩于朝今二百年而公之字畫猶爲人所重彼欽若輩姓名今皆安在邪雖然顏魯公之字人謂其筆端挾忠誼之氣然則豈其字之重哉士當知其所以爲重者矣矧公之孫爲掖垣掖垣之孫爲今刑部尚書郎刑部儒雅飾吏士林推許然則天之

胙忠義烏有終窮邪

跋山谷兄弟山礬梅花圖

瑒類德人梅稱勝士品雖不同清淑所寄我相昔人好竹而清好桂而神好菊而隱好萱而慈好之伊何染懿餐和不知瑒之爲馨我之爲馨邪梅之爲潔我之爲潔邪故曰玄牝之門爲天地根

跋王魯公比使口宣詞藁

右宣辭廿有七乃左丞相魯國文定王公在翰苑時手筆也大抵作文非難知變爲難蓋千篇一律昔賢所病儻胷中有數萬卷則筆下肯尋舊籬落哉顧此二十七篇同一題耳而神竒變化各出機杼了不相沿亦可以

占公之所緼矣頃有爲東溪楚詞者凡數十篇如印印泥吁安得使之一見斯文哉

跋孟東野集

孟郊字東野其父廷玠選爲崑山尉郊生於崑山郊有詩詠終南言家家梯空碧詠爛柯言跨虹之勝年五十始應舉則平生履蹟蓋徧西北東南矣僅一尉溧陽而鄭餘慶再辟從事興元行次闕鄉而卒總六十四張籍請謚貞曜先生韓愈爲墓銘無子二季鄴郢又在江南其窮獨匿若是邪蒼頡制字鬼夜哭龍潛藏豈非東野平生穿天心出月脅固宰物者之所不恕邪士之徼幸逢辰取數已盈而猶嘆於不遇者亦可以自警矣少陵

之材有怒霓抉石復有鸞輅紆徐有廊廟雍容復有佩劍磊砢郊有是乎一於寒且迫而已孟子謂居移氣養移體發爲詞章見之氣兒曾子謂出辭氣斯遠鄙暴士其可不知所養哉

跋梁衡山德政碑

公之爲衡山人宜其教績聞甚休邈其設施於二年之間唯曰誠而已誠天道也而况理一邑乎初縣有宿租嘗弛征矣州使復征公曰吾寧去耳信不可失卒不征州亦卒悟夫民孚於不日而州孚於旣久何邪民心公也州有貨心也然皆終於孚者人有此誠也公捐一身爲百里蔽民惡乎不感感與否公不計吾知盡吾職耳

聯篇累牘伐石紀政豈公志哉京秩必試邑試必三年
法也法不足以興起人心故借賢而材者時於法之外
而表異之故公獨二考召入王朝然則天下之為縣者
孰不自厲求為梁公哉民邦本也令民司命也若昔治
平率由州縣始他日家龔黃人卓魯自田里亡愁恨克
而至於變時雍吾將於衡山書始焉公為人質厚不
襮器度隆然大可以有受其可觀者將不止於為縣而
已

跋丘氏家則

祖考之貽訓孫子之率循咸欲至于千萬年而勿替者
此仁之至義之盡也梅山之家則大而烝嘗微而汛掃
靡慮不周其用心至矣為丘氏之子孫者無負乃祖聿
脩厥德使梅山之族遂為標表則今日所以作則之意
也問他人言渙若不聞聆父祖言然知敬此人之至
情也尚安用予言哉予未能盡齊家之道因梅山而有
感焉故聊以識吾心耳

跋胡氏教忠集後

歙山峭深代生偉人公鍾其一用胡未伸宣和靖康疇
為柄臣浩浩風波濟川莫任公以諸生顧欲請行維彼
柄臣顏其盍頴公孫禹臣比從交鄰詹言故宮歸而舍
辛忠義之澤後當益振

跋僧知雲草書南嶽草菴歌

予嘗謂篆依於科斗隸依於篆楷依於隸行依於楷而草又依乎行也由唐以後神於險怪聖於徑省離其本真鑿空營結秋河明滅春霧霏微甚者至不能自辯此坡仙所以起愴惚之愁也南嶽此歌人能背誦故今讀之乃能纍纍若貫珠然予頃歲嘗評師草矣今又十年尚未離此業蓋吾法本空吾字本幻投其筆火其書宴坐焚香遊神太虛故紙敗墨勿留吾廬師當是時又豈神品之所能拘

跋趙史君詩集後

三百篇既亡至少陵而中興焉自是而後如蜩如蟬矣忽得此編讀之一快也如擬古諸篇精深簡遠超然有河梁風氣蓋古人之詩不徒作也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言者無罪聞者知戒是編之詩真有六義之遺風焉於是三詠三嘆而為之繫于末簡

書歐陽脩撰誥後

頃讀骨鯁集頗恨見陳公東書而不見歐陽公書今觀許公翰哀辭乃知二公之書大旨畧同國家涵養士氣至是百七十年矣而當時乃僅得二公焉豈士氣固難於振而易於沮耶士大夫當有事之時同吭是非俛嘿就列蓋啗於美官而休於銛斧陵遲至是皆權臣寔為之夫作成於君止而脅制於權臣祿食者已無足望而鳳鳴一端乃間出於草萊豈非祖宗涵養之澤而人心

不可泯沒之天耶嗟夫上恩寧失於寬臣言寧失於過
至於勢可以達乎上下而謂之宰相者與其蔽忠言而
悞國事孰若屈吾身而伸公議有如千古鳴犢之事彼
固不以爲意而追表旣行孤忠益白則當日姦夫之臭
不知何時而歇然則學於吾聖人而相其君者得失重
輕亦可擇於斯矣然自二公而來今又百年曾未有以
忠言言而蒙慘者士氣盍少振哉

書李統制大父武義公死節事後

唐人謂武人輕於死以取名惜乎其未見李公之所以
處其死也觀其先事度宜規模深遠使當時受者如流
則志成烈章寧止以一死報國哉雖然公亦藉一死以
留吾心也凡後之有志者拊吾事而感吾心則其事猶
可爲也然而士之抱負志畧沈於下僚者每患於難知
比其感慨暴白則已患於無及公特則偏裨也握人物
之柄者其早圖之無徒搯遺編而太息則公之心有托
矣公有孫紹祖甚廉而仁與士卒同甘苦內外親之無
歸者衣食區處之常千指風誼潤澤固深長若此抑天
之報斯人常亡窮邪

書俞侍郎錦野亭詩後

詩非徒作也有上下風刺之義焉亦非徒采也聞之者
必戒焉夫苟如詞人之靡作之而無補熄先王之澤采
之而不用則何取於作抑何取於采哉後唐明宗一日

問宰相馮道曰今歲豐登百姓贍足否道以爲豐凶皆病者唯農家爲然且舉當時進士詩五月糶穀二月賣絲之句明宗悅其詩命左右錄而諷詠之然不聞其有所賑恤也其時今日因諫以述公之詩亟寬一邑之民力可同日論哉大抵東南一隅地未加闢而州縣汙吏征取日繁有能因公之詩量入制出去其太甚如經總月椿者此東南生靈曉夕之望而不止乎一邑也或者猶謂吳粵錢氏之奉版籍也稍減其賦而江南李氏之歸疆土也輒增其額故錢氏之裔昌而李氏之後絕不知此邑胡爲而獨不減乃垂三百年而後公始及之邪然則邑之父兄子弟所以蒙被此詩之澤者可不家傳

而人誦邪公之一話一言不忘斯民而命畜其年不竟其施天也午夜青燈掩卷三嘆

書六世祖析牘後

二府君諱亮都使長子也葬賜谷之北曰千富林三子長諱全次天有孫文昌三諱誠全子亦第二秘之六世祖也文昌二傳誠卽三四承事與四二將仕之祖也仁宗皇帝景祐元年六月析二府君之貲產而三之距今歲已卯百八十五年矣每分爲田百八十餘畝山不預焉然止計稅錢十七貫是時經界未行所謂畝步率從約法聞之故老謂一畝當今之二畝有奇焉則是每分爲田四百餘畝止計稅錢十七貫所謂十七貫之科數

乃止綿十二兩產錢三貫折錢三貫鹽錢一貫小麥八斗布二丈絹六疋紬三丈而已比今之賦十不能一是時寓內康阜四戎咸賓而又乘輿服御衣至再澣被用黃紬故租輕賦薄以至若是民生斯時何異唐虞成周泰和之際哉蓋自晚唐以後世主庸昏兵革不息賦歛繁重生人之命如髮至于五季極矣於是我藝祖受天明命丕作民主取五季繁重之賦所以斷絕民生者一切解除之至于仁皇則休養生息蓋百年矣嗚呼仁哉柰何熙寧以來邊隙浸開言利者盛蓋至于今極矣暇日偶見當時析牘既興追遠之思復感世變之異故備書其後一以藏吾家一以歸三四承事之家後之有志

斯民者或於此有攷焉故備言之

書桃源居士汪公詩集後

桃源汪君以所爲詩編示僕且欲僕附一言于編末僕未識汪君也意其爲人清而不癯直而不訐峻而不異以山林之槁薄而能兼宗廟之雍容者乎不然何其言語文章之若是也然則龍溪之澤遠矣况其獨居龍溪而不去乎爲名門之後者勉之

書紹興正論後

尚書金公不附檜者一閑十八年檜死方出此書乃缺之

書故友趙君善誤詞塲投卷後

卷之三
一見屬鏤猶動濺
舉風汎槎恍然前事今不復夢矣然一見屬鏤猶動濺
血龍庭之想是固與生俱生者邪庚辰星節後五夕書
之闔廬故國

書兩朝忠義錄後

陣亡而曰忠義可也染瘴而曰忠義可乎謂之歿於國
事則可矣

書李林甫傳後

肅宗欲發李林甫之墓李泌諫曰若爾如明皇何肅宗
泣曰思不及此泌之言一時承顏之孝也古人達孝其
然哉

書富春斷案集後

古者兩造之詞使之納束矢然後聽之矢不入則是理
不直也兩劑之訟使之納鈞金然後治之金不入則是
事不堅也矢以表其理之直金以示其事之堅訴謀之
入於官府者其難如此故訟簡而刑亦清今之州縣監
司方受詞之日少以百數多以千數以二尺之紙設蒙
弄之詞費不十金誣說已行所言皆虛了無寸罰訟謀
安得而不滋善良安得而不困至若田里細民所負者
直而所遭乃抑亦固有之則又在乎聽之者神而明之
不當執一而廢百也

書建安葉洪封事後

此書甲寅乙卯間建安葉君洪所上三代而後龍逢也

予時居山間絕不聞知比相逢於建溪之上又失於刮
目平生一恨也洪字子大如有幾會當言之史官

書岳王家所藏高宗御札錄後

按飛新傳在淮西日被御札十有五虜寇河南詔助劉
錡兩月之間被御札又二十有三厥後秦檜錄其家悉
歸左帑孝宗即位飛之子霖抗章旬賜始復還之今此
軸唯二十二札而已古者撫士以恩御將以威今觀此
數札則高宗之所以待飛者可謂恩隆意縟不啻父子
飛當不知死所矣而飛亦激昂自任圖所以報高宗者
不為不力始末十五年不為不久而功業所就卒不能
如志君子思當日之變覽諸將之事未嘗不起千古之

恨雖然毋恠焉今又百年矣而狐鼠失穴苟活一旦可
謂極矣而罕木之尸今猶未鞭豈非天哉又豈非人哉
書和靖尹先生焯奏疏後

靖康初公以种公師道薦不起已而趙彬以劉豫僞命
招之於是奔走入蜀迨紹興初始起行在用范公冲之
薦也盖公受學伊川伊川沒聚徒洛中者十餘年一時
縉紳想望其風采非以虛名取也比至闕庭所陳一疏
及與特相一書所以扶皇綱而立人道者萬世猶生亦
非徒出也賢者或出或處一於為道而已豈曰徒名哉

書本草圖經後

圖經本草一部金陵秦丞相家書也予嘉泰甲子在建

康時得於粥故書者所用之紙間有大觀間往還門狀
又有一幅乃司馬溫公手簡溫公薨於元祐改元至大
觀已餘二十年矣黃鍾大呂不登清廟乃與瓦缶俱棄
道傍爲樵兒牧孺蹂躪是可嘆也按此書玉石部第一
卷未有胡壽成叔者記其書得於海陵劉夔夔得於晁
待制家劉謂兵革流落得之甚艱且再三丁寧加意寶
護胡又云予深佩其言觀者亦當珍愛之此紹興四年
五月三日語也又不知何時轉歸秦氏古書漸少可不
珍之官不隨出永留萬松書房書籍不分分必散落世
世付之知而好者庶不孤初藏之意也溫公手簡予已
付若愚本草圖經已付其匣

書東陽呂進士友志攻媿齋記後

子曰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也當時服膺聖門
之士亦多矣而能自訟其過者寡蓋知訟則知攻矣千
百載之下乃有如公者卓然於霄堦間使生當晚周吾
聖人必不起未見剛者之嘆矣然觀公生平果何所愧
而歲晚乃有問公幾日出長安者曾不知公之謀歸蓋
未嘗一日不卷卷也彼君子哉蘧伯玉猶曰欲寡其過
而未能衛武公年九十五矣猶令於國中毋謂我老而
不我教信乎人生有限智力有盡而義理無窮也彼皆
大賢大智也而猶加省若是吾儕小人可不知日厲而
夕惕哉故予讀君攻守之論謂非胷中知有千萬人吾

往之勇者未易至是也於是爲之嘉嘆書其後而歸之
若夫詩說首編推原四言五言之所從始至言也然未
知尚之以瓊英乎而與夫胡取禾三百困兮亦何俟乎
栢梁體邪昔人謂精學者如隙中觀日汎學者如空處
觀月真可以爲監矣

書朱文公與沙隨先生書後

沙隨承河南正派其學主乎力行眎後世諸儒徒以口
舌相授者萬萬不侔宜乎朱文公尊之以老而退然以
晚學小生自處也伊川亦嘗推尊安定矣曰出於安定
先生之門者千二百人皆卓然爲當世有用之才是皆
尊其學慕其人故公其論當時是之萬世信之也文公
此書往年沙隨之壻董李興嘗以示某爲書其末矣今
沙隨之孫仲熊又携以來仲熊知承其家且復津涯乎
澹貧不苟求沙隨之澤深長哉

書犁春謝耕道所藏朱晦菴夜嘆長篇後

秋夜不可晨秋日苦易暗我無汲汲志何以有此憾昔
人固同此感也然揚子雲有言人羨久生將以學也生
而不學何以生爲嗟乎學乎夫豈角無用之空談乎善
乎歐陽文公之論曰學問足以潤身政事乃能及物文
公所至興利除害孳孳然以惠民澤物爲事又豈以口
耳三寸之學教學者哉煉形羽化真寓言世間那得有
神仙要須力穡乃逢年盡犁十載甌空懸君不見黃鶴

樓前金色鮮何如歸煮白石員

書陳忠肅公尊堯書後

金陵半山寺王荆公故宅也頃於其寺見其象漫而不
髭氣狠而盈故上不知有君父中不知有賢者下不知
有生民傲兀冥行畧無旁忌睹象誅心令人鬱然讀了
翁尊堯一書千百世之下聞者爲之興起

書金華義役冊後

世謂三代以後世變益下人心滋玩吏治難興噫有是
哉凡所以若是焉者吏弗良耳吏之所以弗良者實意
不克而或作或輟念慮弗一而乍公乍私如是而尤諸
人諉諸世可乎哉今宗正少卿王公起金華之義役也

殫心計於始終而無勤怠之間捐公帑於左右而無不
均之患且復條畫精詳防閑備具宜乎七邑如一家千
萬人如一心則亦千百年當如一日矣夫有田則有賦
有力則有役民未甚病也自銅符墨綬之非其人也征
歛之苛符移之迫或先辦以要譽或厚索以自豐然後
憚然罔聞縱吏漁獵於是役者病矣故富者避之貧者
困之累月連年爭辯不休而生理蕩矣不睹爭役之害
烏知義役之便哉役便矣惟令也奉法循理以役之而
無敗其成儻朝廷又以金華市田之法徧下郡國使寓
內州縣皆則而行之則均四海和兆民乖爭之風熄輯
睦之俗成變時雍風泰和寧復有異道乎吾固爲天下

幸之詎止金華千里之幸哉

書崔尚書尺牘後

嘉定庚辰歲僕在姑蘇得同年崔正子尚書書云出守朱離之際諸州券直已靳不給募者散去此爲惡况嗟乎去來一理爾美惡一况耳今日之來即他日之往今日之美即他日之惡無來即無往無美即無惡正子自蜀歸屢召不至豈其一去來齊美惡至是而爲天游邪其視出於機入於機死生醉夢終不之覺者又天壤矣

書唐人絕句編後

壽皇朝有進唐人絕句一編者切謂可無進也頃在經筵嘗蒙宣諭比日作字頗多旦夕示卿等予即奏云雲

章宸翰固是帝王能事但只以祖宗朝觀之太宗飛白實在諸僭國悉平之後高皇草聖亦在中興已定之餘方今民貧兵困羽書旁午內脩外攘正軫聖衷若夫筆神墨妙遲於他日功成治定之餘未晚也上云極是極是予又記在講筵時嘗進進士聶夷中二月賣絲五月糶穀之詩欲寬民生之艱也又嘗進樓公疇耕織圖詩欲以見桑稼之事也每當講讀則又以寶訓故事錄爲小冊進之此外不敢有所進也

書張子西銘解義後

橫渠西銘其門人呂大臨與叔解釋甚明其後楊時中立疑問亦切伊川終以楊之疑爲非而以西銘爲繼孟

子之絕學要之汎愛者原道也親仁者入德也而西銘
固曰民吾同胞也物吾與也輕重劑量一字天淵不知
揚氏固何所疑邪惜乎年止五十八官僅登朝不一見
之設施耳然其志在經界則恐在今亦未易行也

書山谷帖後

右軍無筆法公孫無劍法司馬子長無史法不知皆何
從得之

兩曜列宿皆出沒瀛海然天積氣地凝氣乃獨不旋轉
邪寶慶丙戌五月望日平地湧水山多剝裂得非運動
之時邪七夕後三日記

長江大河泰山喬嶽皆浮寄水面而人生浮寄六七十
年乃動欲與天地等久日月長春使漆園禦寇諸子見
之則將如何分別小大年邪

書四家禮範後

樂由天作禮以地制古我先王未始加毫末於此也若
夫朝覲會同之節冠昏喪葬之常品節之潤澤之使之
各當其可各適其宜則聖人事也如其矯繞苛細雜以
不經則世俗之所謂禮而非聖人之禮也此書乃淳熙
庚戌予侍先舅太府丞宰大冶之時命筆吏徐說編之
今俯仰頃耳已四十九年二外弟皆先逝筆吏徐說表
抃亦皆不存戊戌九月十九日早偶見此書青燈熒然
爲之感嘆

書皇朝文鑑後

文以鑑爲言非苟云爾也上焉者取其可以明道次則取其可以致治又次則取其可以解經評史又次則取其辭高義密而可以追古作者以模楷後學至若教坊樂語之俳諧風雲露月之綺組悉當削去乃成全書蓋草創於前者精擇未遑而討論於後者所當加審胡不觀揚子雲好深湛之思韓昌黎手不停披百家之編必有餘暇乃可評攷不然浩浩千古之作豈易去取哉而呂太史得年僅四十學者所以爲深惜之洙泗聖人也而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聖賢雖殊而老壯之候一也

書楊國瑞料院所刊遺教經

此編勸善戒惡不啻萬言然大旨不離乎仁義禮智信五字而已吾儒之道與天地並約之不盈一指乞之可彌六合故曰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

書大呂申公試卷後

文采有餘而器識不足駿發有餘而韜晦不足故曰有才者之言與有德者之言氣象蓋天淵也他日元命之壽夭功名事業之鉅細亦若天淵焉故予讀呂申公之試卷安得不爲之嘆息於斯

書熙寧六房分書後

神宗皇帝熙寧十年三月六房析高祖考二府君無兄弟未嘗分析一向因循以父諱全爲戶故今析牘亦云析祖而已計其年正王荆公退居金陵而新法方罷之時也荆公以二年參知政事即事紛更七年神宗以久旱益疑新法之不便安石不悅求避相位出知江寧八年復相九年以子雱死又求去判江寧十年退居新法之禍京畿爲慘不知是時江東被害淺與深耳蓋良吏行之輕則民之被害也猶淺若又加之以酷吏奉承則民不勝其毒矣

程端明公洛水集卷之十三終

程端明公洛水集卷之十四

墓誌

董知縣墓誌銘

古之學者格物以致其知開物以成其用二者常相須而未始相悖也自王者之迹熄曲學之士雜然四出窮理者流於虛無之說而不本乎性命之原用世者汨於功利之卑而不知乎經濟之本此先王之道所以不明而隆古之治所以不復至嵩洛諸儒先後發明體用備具然後談經者始以理義而爲歸讀史者以理亂而爲斷濟時者亦以行道而爲急至若商功較利如所謂俗

吏者人亦得以指其非非講學素明之力邪君之學蓋源流若此故平日之論以爲自漢以前固未易言而唐之人才亦非後世所可及者相則房杜將則李郭節義則張許論諫則魏陸文則韓柳詩則李杜字畫則歐顏下而至於術數技藝亦皆精絕一世而非謾爲文具者至若空犬羊而蕩戎羗僂鯨鯢而造王室勛業巍皇卓桀當代豈後世空談者可望邪降是而後徃徃緼藉有餘而振厲不足論議有餘而事功不足文彩有餘而武備不足意氣有餘而風骨不足夫是以風雨不適不能調姦宄不戢不能滅戎狄不賓不能服千百餘年委薊一日非講學不盛之故也人才不如古耳每聆君言意

其必有立於世者而今則亡矣命也夫蓋君有竒骨長身而廣口言議英發志氣激烈平居開口未嘗輒及州縣細故上則期於以道輔佐吾君分別寓內賢不肖而進退之抑浮費以減無名之賦歛擇監司郡守以奉行祖宗之良法美意下則期於選將帥肅軍政以殲殘虜而紓宿憤其志念蓋若是夫豈爲是繆悠者顧乃一仕爲令而黜再爲令而死矣由是觀之則又非無才也用之不究其才耳然攷其生平隨寓必有以自見初調筠州新昌尉丁父艱再調成都征商猾吏屏息征課自裕東南士入蜀舉員足乃出秩滿蜀人留之會年饑曰吾嘗爲活人書條貫悉備使其書行天下無捐瘠矣一京

秩皇計哉乃亟走行在所上之執政是其說下之畿漕
俾鉅木以班諸路注德安府應城令方湏戊丁卯歲侵
番守檄條荒政於是山巔水涯靡不霑被適應城易右
選改授郢州文學至則作新校宮市田畷百以資士之
不能上春官者中庸大學章句論孟注說皆指授口講
士知向方舉者如式授温州瑞安邑素名劇首有鉏疆
聲大姓側目會常平使者行部謂其慢於走趨巨室從
而中之劾歸邑人遮車餞詩滿載調辰溪辰地遠人緩
於學君乃急之取成童以上擇師教之且身率之暮年
文風大振先是林蠻洞頗爲民害官姑息之君至嚴教
令縮不敢出既又招其酋曉以禍福使得自贖偶生界

有入寇者酋果領衆斷其歸路君曰此以蠻制蠻也勝
則賞之否則蠻失利耳於我無與又爲置連珠寨百二
十所寇至鼓四起掠者雲集無窮之患也人尤德之方
平蠻時出入溪谷厲氣侵薄得嘔泄之疾日甚遂請挂
冠旣日正冠危坐從容而逝十年十二月七日也階爲
朝奉郎蓋君之學出於沙隨程公迥而沙隨之學則源
於嵩洛故君終身守其力行之說而以及物爲究極之
地活人之書已足垂後有若辯明聖孝書壽國脉書求
賢變俗書皆切於當世者餘詩文多散落家有抱膝藁
十卷君雖慷慨以功名自許然襟度灑落平時絕口不
言勢利方罷瑞安歸也得地十畝種竹栽花號芙蓉莊

賦詩觴客逍遙其間不知仕之黜也在石城時甚愛水
簾稍暇卽之讀書竟日上饒懷玉山歲時一游游必留
至買田付僧爲游費水簾懷玉之僧皆刻象巖石間一
時高人勝士咸作詩高之曾中所存可知矣董出黃帝
後董父以擾龍事舜封之醴川賜之姓命之氏代有顯
人至君九世祖始家德興之海口族日大以儒學仕朝
者相望曾大父旻大父湜考樛贈宣教卽妣張氏贈孺
人孤甄奉匱歸以十一年十二月辛酉葬其邑之金獅
原妻封孺人沙隨之女也有家法先歿而祔之二子長
甄次城皆敏而好學君之未究者或在是邪甄將乞君
遺澤一女歸張文州長子曰世美二孫穎碩其孤以狀
請銘某與君同爲癸丑進士三十年間凋落過半今又
忍銘君邪然交久誼重將安所辭邪乃系之銘
出而不能兼善謂之竊位入而不能獨樂謂之干時干
時者鄙竊位者危君明於體用之學合乎行藏之宜儻
有能者胡必已爲游神碧落之境晞髮太華之池從羨
喬之群仙觀羲昊之昌期此宿昔之志也固始終而以
之

黃君茂齡墓誌銘

黃氏之先光州固始人也五季之亂從王審知入閩爲
判官因家焉後析而三一居福清之塔林一寓閩邑之
黃巷其居長樂北鄉之黃壠者君之祖也高祖實由黃

壠入于邑生二子知變知言知言爲弟後生彬彬生山
立辛未進士今以朝奉郎主仙都觀其曾大父知變生
球球娶王氏生三子長卽君二早世一女歸張其家高
曾以來號鄉里善人君少力學里中有欲合衆力爲善
事者必推君爲倡事乃集姿度豁然平生無私語凡所
行者皆可告之人性好生而力不給率節數日羸又一
市之操網罟弓矢者計期以歸生於紹興丁卯十二月
二十八日沒於嘉定乙亥孟冬十日配石梁盧氏以紹
興己巳九月九日生嘉定戊辰四月二十七日亡子公
碩女許歸郭習孫德生孫女三人公碩卜以明年月日
合窆于縣之某地走千餘里謁銘於予予開禧甲子分
報其有二耶

許郎中墓誌銘

士林之論以公有不可學者三焉權勢人之所趨也方
權臣擅柄之日詣其門者立登丞弼公惡其爲人至不
筮銓部富貴人之所欲也公以小宰梁公薦有掌故之
命矣乃五年卧家不以姓名自達張叅政開督府辟公
爲屬公力辭避且極言調發之非貧賤人之所惡也自

壯至老布衣疏食一室蕭然踈帟敗席有野人之所不堪者五十年官學之積委諸橐中居乏寸椽耕無尺地而經理曾不及焉蓋公之學一出於誠壯從諸公游晚授學學者一言一行悉以不欺爲主故凡出公之門者質而不華誠而不僞厚而不薄望而知其爲公之徒也嘉定紀元公始赴調五年差戶部架閣十月除國子錄又十月三日除國子博士逾年改京秩遷太學博士六年十月除秘書郎兼莊文府教授七年九月除著作佐郎兼權兵部郎官八年正月除秘書丞五月除著作郎兼職如故某年某月寢疾某日終于官舍予植求銘嗟夫碑郭有道烏乎媿乎公嘗有言國之強弱在元氣元氣之盛衰在風俗風俗之振作在立表表立朝廷之上影從四海之間表立矣而風隨仆之吾其如天何公諱文蔚字衡甫新安休寧人銘曰

大閑耽耽皇極巖巖萬邦所瞻天下泰山母曰贖贖幸有表在惜哉歲闌訾黃不再

呂君尹之墓誌銘

君子之爲善合內外之道而已而功利不與焉然昔之聖人乃以福善禍淫吉凶影響之說著之爲經以示天下萬世何哉蓋聖人取其常而君子委其變取其常者所以詔乎人委其變者所以盡諸己常與變在天者難必至於人道之常則不可一日而不盡君子之爲善要

亦如是而已矣旌德之呂氏派出新安予聞之里人謂君幼時見一夫之不獲一物之失所道路之險而未平者橋梁之毀而未治者則一念油然而生比壯家益饒凡頃所見悉償無遺其所未見者聞之惟恐其後年饑發廩以活旁近逋者蠲之疾者砭之亡者櫛之遐邇畢愬焉善根所性無一毫徼於外也然天道之還捷於形聲四方賢譽一日翕歸且復仲子入進士第季子亦有聲文場旌德未多見也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是可不可不爲世書之哉曾祖某祖某父某君諱某字尹之幼警敏讀書輒了大義事親極其孝其父嘗語之曰儒世業也然未有聞者不在汝必汝子焉

汝其識之故君教子尤力卒伸父志非孝之終乎配汪氏子三人長應洪仲應黃季應雷女三人長適進士汪某次前定海主簿程若疇次浮梁尉汪某孫男八人女四人生於紹興乙亥之人日終於嘉定己卯五月之下澣初君有志脫落世氛作江淮放浪之觀至海陵被疾二子亟往既越月奄然而逝無苦也聞者咸惜之其孤卜以今年某月某日窆于齊名有衣之原夫人祔焉仲子尉歛甚廉而敏予所知者而若疇又予猶子以狀請銘不得辭也乃序而銘之古之隧碑必著字傳達也今取焉銘曰

鄰乎歛兮版乎宣地百里兮邑旌川雲橫紫邏水浮煙

風遺太古靜而顓彼君子兮隱其間內自力兮不求宣
不求而來亦不卻天寔揭之爲世覺今朝卜窆湏寬平
有子植立方峻嶒壘書時至照林垆

黃運幹墓誌銘

黃帝者有熊國君少典之子順天之紀立人之極盡地
之利振兵削暴而四海寧設監分治而萬邦和草木淳
化蠢動虫蛾日星叶叙土石成材功施無窮故天厘其
報其孫高陽其曾孫高辛又其玄孫放勛以及虞夏商
周皆世受天命爲天子黃帝二十五子其得姓者十四
今徧兩間矣矧黃爲顯系乎故繇漢唐逮五季以詞學
功業見於世者獨盛蓋統緒漸源深矣君黃氏名渙字

巽翁籍徽之休寧曾祖中理祖傑奉直大夫父何進士
起家嘗守括蒼岳陽二郡入朝丞太府君用慶元三年
南郊父任明年試銓部首詞賦選主德化簿太守以爲
才攝判官二年事無巨細倚之總餉使者令董軍儲異
時庾吏受貨所輸濕惡君律已戢吏米皆精鑿月一給
軍聲歡然比蒲去咸餞遠郊有依依不去者茲可以觀
軍政矣以關陞三表轉從政郎注諸暨丞歲適侵庾司
檄以賑濟戶至人給全活甚衆令去君攝其事官無銖
錢以告身質富民得三十萬藉以流通令之行也無以
裹糧君輟俸遺之鄰縣有枉斃者累驗莫究憲檄君與
同驗至則屏吏躬視果得寃狀憲劾前官以君名聞養

濟院歲久屋傾鰥寡孤獨者老者疾者咸失其居君鼎
新之又有訟數十前後令莫決君爲剖析率數十言人
皆折服且寢食縣齋治事訟無留囚無繫秩謝監司辟
慶元穿山鹽官監爐列海濱者七八十劇暑隆寒往來
不憚先是課不登君入鹽則削平籬面官不取贏予錢
則當官給散吏不得扼故亭民樂輸歲課以羨使者列
之朝賞儒林郎塲濱海路多磔硤君砌石餘二十里自
是爲坦涂部使者及刺史各以京削薦之任蒲漕司又
辟三石橋酒官及考苦脾下乞致其事轉通直郎賜緋
衣銀魚命下而易簀辛巳歲也娶趙氏冀王東位臨安
通判師德之女封孺人男華迪功郎臨安府富陽縣主

簿女許適知瀏陽縣徐瑒之子剛中維太府丞歷中外
四十年而所居屋見星月飯不足支半歲君居官亦洗
手奉職貧益甚其歛也衣襦不具咸謂世傳清白性孝
友篤寔姿識警敏無他嗜唯書爲娛藻思清健有老笔
流輩傳誦之初太府丞娶嚴陵方氏因寓于嚴然早夕
思歛也卒窆于歛君盍從之而君之孤華謂得吉於建
德之白茅塢遂以癸未歲孟春十六窆焉太府丞予舅
也君予內弟也銘其可已乎銘曰

才與命帥相違才孰賦命孰司其諸天之所爲乎或謂
才天所惡用不融季不固然則胡爲而賦又胡爲而惡
鷓鴣高舉社櫟獨全不才者顯無用者延我思古人嘗

問大鈞往往蒼蒼嘗若不聞豈其不聞好惡或異垂之
不刊豈年與位歎與嚴壤寔連體乎地魂乎天其從乃
祖乃父於崇唐之原千億其年

吳靜翁墓誌銘

公諱仁靜翁字也幼警敏嗜書壯游辟雍一時師友皆
海內英茂異時余公端禮謝公深甫當國竒公才欲以
異恩昇之公謂儒科可芥拾也辭焉夙與伯季俱學伯
爲丙辰進士公則婁試婁卻然卻益厲晚彌薦每語其
子曰學以經爲菑史爲穫決科之詞抑末耳噫斯足以
見公之學矣公之大父勇義秉正以長者稱里中龐眉
皓髮雍容期頤公左右侍跬步弗去夜則侍其父卧大

父旁榻族鄙稱其孝侗儻有大志然慈屋根諸天窶者
贍之疾者藥之歿者槥之至若賑孤卹遺蠲租拆券砥
道築橋病且革猶諄諄以授其子子亦能紹其志成其
事夫名以自况公真能稱其名者然稱則宜壽顧數止
易卦非大鈞時不可測者邪比歲以來承流宣化之道
缺人以訟爲能公晚歲講學益明閱理浸多其居鄉也
恂恂侃侃有東州伏不闐之風至於人之有訟則必曉
之以理義譬之以禍福往往聞者爲之止熄學不施於
政而行於鄉下焉有功於里閭上焉有助於有司學之
有益於人也大矣人羨久生將以爲學生而不學何以
生爲哉此公之尤可書者書之所以爲世法也平生爲

詞章有靜軒雜著魯大父師心三舍貢士大父士通保
義郎父弼迪功郎世居海寧之臨溪娶程氏有淑稱先
二紀卒二子曰光曰炎女適進士朱夢發孫汪真桂真
孫女二人公生於紹興己卯孟秋十日終於嘉定壬午
臘月三日二孤將以甲申仲冬初澣葬君嘉善鄉吳芳
源治命也走書吳山求銘焉某與公爲世姻且相好也
銘可已乃次第銘之銘曰

上承太伯之休緒兮千歲蟬聯下開雲來之慶基兮
屹其綿祖阡之旁吳芳之源山嶙嶙而轟轟水洄洄而
涓涓寧羨乎八龍之雜集且觀雙鳳之翔舉施不薄則
報不廉兮吾固上質之蒼然詔爾後人兮益思所以承

其休而壽其傳

鄭君墓誌銘

鄉貢進士鄭君江以其母舅南昌司錄程君旂之書來
曰吾父窆矣願有以燭其幽予聞上古墓而不墳中古
墳而不碑後世碑矣而又表焉志焉銘焉何哉蓋古者
不朽於土中碑焉用然亦孝子順孫無已之志也焉得
而已諸銘曰

天秉民彝孝悌而已化宣大君是崇是起周轍既東人
紀不脩聖人憂之乃筆春秋倚與鄭君服德無爽孝根
性天悌稱里鄙顧斯二者人孰不然君於人倫獨爲至
焉子力於學嘗薦于鄉人歌其仁五津其梁蕭蕭陶陶

不求不競五十九年遂考終命志通其名達之其字曰
歛其鄉曰鄭其氏名倫者曾名琬大父父曰大海世惟
善慕有程厥妃室家甚宜子江及濇孫壽暨祺江業方
伸門當高楣女適三族鮑胡與朱永豐之松獅子之石
惟銘斯章垂年千億

嚴陵徐仲和墓誌銘

嚴陵儒生徐夢得介其友程章以書來曰夢得世版龍
游豐濟王之裔也徙遂安十二世矣祖官遂安伐銅山
有德於人祠之迨今吾父幼侍吾祖師事東萊呂先生
講學有原志操卓犖月評以公直推之公娶王氏尚書
某之後子五人夢得大原大昌大定帝臣女二人詹若

水毛宗祐其壻也孫五人元甫亨甫和甫正甫吉甫咸
業進士女孫三人長適詹涉次皆幼曾孫二人繼祖紹
祖又曰吾父兄弟四人族居怡然自殖既足舉先世貴
業悉遜諸兄生於紹興乙亥沒於紹定辛卯得年七十
有七其年八月二十四日藏於龍耳峯下頤銘焉其父
諱時雍字仲和銘曰

烏龍鼻祖龍耳峯昔嘗曳杖過其東龍泉大阿倚晴空
礪砢茯苓千歲松藏其下者祿萬鍾

程用之墓誌銘

程氏得姓凡十閱世而生忠翼疆濟公由忠翼而來三
十二世而爲新安太守越自太守始居新安更十有三

世而生儀同又十有三世而生都使都使當巢寇既平之後聚族而謀曰往者盜據吾屋以駐兵今大盜雖殄而四方寇攘方自是始盍謀所以辟地乎然徙必依山也時平則安意穡桑緩急則憑恃險阻此亡窮之計也族之父兄子弟謹以爲然於是相率去黃墩由草市而上各擇勝地散居之曰臨溪曰汭川曰富溪曰會里曰普合曰遐富曰新屯而汭川富溪與夫番陽諸族則又由臨溪而後始散也故臨溪古墓山猶有祖壟在焉自是世故相仍盜奪蠶起而吾族耕鑿山中晏然亡警非都使觀時識變之明乎用之富溪族也王大父學王父達父卓世以詩書相授不求仕進用之尤力學中歲弗

售乃宗老氏移心吐納且用力濟施性質直姿清介不昵昵取容亦不皦皦自暴非其道也一介不取諸人人以義動則捐所有畀之亦無難色非勇於義者邪是皆可書者不幸嘉定十六年六月十八日亡矣得年七十一次年重九日思禮奉其匱窆于開化縣崇化鄉高嶺之原治命也男思禮女適吳某孫師文師孟思禮走在所乞銘義不得辭也乃書以授之銘曰

用之導引餘復搯陰陽書杖策徧江浙望氣混沌初一日踏高嶺曰此真吾廬後爲展翅鵬前有生驥駒鯤鵬善變化乃乘駟馬車以是期子孫此意豈小乎其繼奉其言乃植千歲梧鷄籠在何許明月同魂孤市田復築

舍守者令安居歲時頻展省雲仍勿怠諸

姚饒州墓誌銘

君諱元哲字叔愚其先吳興人後徙明今爲慶元府高伯祖希始以儒學奮高祖容州戶曹阜寔後之曾祖孚左奉議郎壁水擢第妣孺人史氏祖孝全朝散大夫贈通議大夫妣碩人楊氏父穎對策孝皇臚唱第一妣太碩人王氏君生二歲而孤隨母育外氏外之祖卽左丞相魯國王公淮也校書澤不及朝之士與校書同年者以君志尚卓絕詞學茂異乃合言于朝特延賞其主福州連江簿臚分戶賦井井不紊省視抄目雖夥靡遺秩滿勅授劑局織悉藥物用廣惠民之意今丞相深嘉其

才陶冶曲至傳公伯成以著述科薦謂其刻志問學思欲以文章議論著爲文有法度急於營養雖就延賞其學與文方進不已獎而成之必有可觀貳卿一時鴻宿不輕予可乃期許若是然則可知已秩滿勅授激賞酒官凡秫稻麴蘖水泉淘噐靡細不密於是酒最京師政選爲蕭山邑素土瘠且歲患潮汐君焦思盡瘁卒使公私俱立寶慶乙酉龍輻東涉君主縣之宿頓爲責尤重乃殫力畢心涂潦不避迄事無闕邑序久圯亟加脩繕宣聖從祀之象咸新之且申固江岸使水不得齧砥石築路餘百里行不病涉人德之相與祠諸學治狀漫白表薦曰盛主管城南左廂事左廂最延袤五方稠雜訟

不泚水集卷之四
諜填塞君早受夜決事不踰宿吏莫銖兩欺初江潯舟
如鱗各占強宗官不得使君悉籍之俾之番迭無幸免
亦無苛役僉謂柔不如剛不吐君其幾焉歲丁亥肇稱
禋祀大而園丘方澤次而百司應給昕莫駿犇巨細肅
然廂事小間則又闢廡門新繫室作堂窿然扁以清風
前後官此者困於滌冗君獨振之咸謂中興此官者差
監行在權貨務都茶場君以邦計所司出納宜謹率未
昕趨治迨晡方退甫再考朝廷以君履踐深治行著差
知饒州居亡何屬微疾逝唯以不克終養爲大恨年四
十有九位不究才年不稱壽天也平居書不離目籤帙
滿屋漕貢凡三至己丑榜始收一第校書冠多士止校

中秘人謂鍾在君矣乃又若是何耶娶王氏封安人魯
國王公之孫女也子屋易名汝翼世其業女二長適承
務郎程若愚次未行其子以紹定三年十月二十六日
葬君鄞縣陽堂鄉福泉山屋單子顧能間關水陸護其
匱抵先阡之近擇窆蒔松事物不苟行道之人哀而孝
之千里書來屬志其墓予與有連且知君舊矣可辭乎
銘曰

儒爲醇吏爲良謂其藏行切然則才矣必位以行之位
矣必年以久之然後可及民物此天人之勢合也疇昔
之士率多相違人固可計天不可期有子志學尚其勉
而

王宗卿母夫人袁氏墓誌銘

詩人之稱賢母多矣而未有若魯人頌僖公之母者既祝之昌熾又祝之眉壽形之詩歌傳之萬世信矣乎僖公爲春秋之賢君成風爲當時之賢母也若夫人者真足以匹休儷美於千載之上也與夫人有賢子由宗卿守嘉郡郡人寶文閣學士葉公適作爲荅春詩凡百餘言極言賢守之政與夫慈母之德邦人誦之四方之人傳之非是母孰生是子非是子孰慰是母人生若是可以爲榮矣顧不足以上儕魯頌之懿軌哉夫人姓袁氏名妙覺字亡礙越之新昌人歸朝奉郎王君思文今七十七年矣初宗卿爲棘丞安車入京徑于剡歲方侵餓

者盈道夫人諭宗卿曰邑當賑卹畏不敢言耳兩邑生靈之命甚於倒垂爾可不告之邪宗卿亟以狀達州與庾司得萬緡濟之夫人停橈錢清報下乃行比就養永嘉也每聞平反喜見詞色適民廬有燎者夫人炷香露禱風亟反而熄矣非精微一念之所徹邪嘉定辛巳之歲皇帝受元符玉璽宗卿遣其弟夢錫持表來賀朝廷官之初品拜命而歸組綬聯翩綵戲堂下夫人曰異恩也平生無遺恨矣生於紹興辛亥終於嘉定壬午年九十二累恩太安人子夢庚夢良蚤卒夢龍朝奉大夫直秘閣主管建康府崇禧觀夢錫迪功郎處州麗水縣主簿女適進士史必端孫節初泰初將仕郎巽初履初益

初謙初豐初鼎初良初孫女六人夫人奉慈氏教務爲
送往之具及期也卻味與藥盥手而逝非得出世法者
邪嗚呼乾道成男坤道成女秀質分於天和善行熏於
世習晉唐之間生於謝氏者多詞藻出於郭氏者率驕
華習使然也王爲名族代有顯人而朝奉君猶欲大其
門夫人寔能成之課諸子誦書率至夜分屬諸子以師
必於正士宗卿竟由進士起家以直節清名歷御史府
宗正卿直中秘書爲良二千石蓋夫人生長詩書之族
其漸源深矣嗚呼棣華河鯉固必原其所自邪銘曰

長潭世累何其厚良人閱歲七十九過十而三尤其久
大兒赤韜疑霜舊小兒翠藍新賜綬婦饗孫卮千鍾酒
縉紳欣艷未始有早事姑章縱紳漱晚采澗芹湘綠釜
平反一念天方牖曰孝曰仁宜其祐海上鰲峯造天秀
千歲乘鸞附其右錦軸金花來暮晝松栢如雲昌厥後

靜勝居士承務郎致仕詹君墓誌銘

君諱廷堅字朝弼姓詹氏爲鄧州南陽著姓晉大興間
康邦公之孫曰瓘曰敬者最知名敬徙新安而瓘徙嚴
陵高宗朝任樞筦諱大方者瓘後也其徙新安者世居
婺源流派日衍詩書日盛其伯父洙登進士丙科君其
所生也幼穎異日誦千言壯從諸老遊根源伊洛爲文
詞簡潔精深不爲科舉之習先生長者靡不稱之君每
曰正心誠意吾性所當盡也脩身齊家吾身所當踐也

科舉可爲吾累乎其大父竒之謂必亢吾宗早失所怙
事母夫人洪氏至孝及終廬墓三年未嘗見齒作堂名
孝思擇名儒訓子孫建樓聚書至萬卷日於其上手不
停披得善言善行即以訓子若孫大監王公炎扁以靜
勝某亦嘗爲記之往侍伯父官遊姑蘇惠山梁溪之勝
適得一區遂居焉園池靚深日與高人勝士觴詠爲樂
予又嘗爲作漢隸山堂方壺四字揭之平生眎利鴻毛
重義丘山訪文正范公之孫求義莊規模亦爲義廩以
惠族屬故舊多勉君以仕者君獨確守性所當盡身所
得爲之語晚遇東朝錫類之恩以壽拜命曾祖某祖某
父某襟懷平曠不求不競子孫森森頎然有立卒享高

年以微疾終于錫山正寢亦可謂脩九疇之福矣兩娶
皆汪氏又徐氏男四人長自牧先二十二年卒次自任
自立皆能力學世其家其四自正亦先卒女三人胡升
胡元衢王龔其壻也孫八人長京次亮迪功郎紹興蕭
山縣尉奕迪郎建康江寧縣主簿又次公壽益壽仁壽彭
壽齊壽曾孫務本將以某年月日葬于常州宜興縣之
香山自任自立介其友陳圭以銘爲請辭不可也乃序
而銘之曰

延陵季子之適齊也其子葬於羸博之間曰骨肉復歸
于土命也若冤氣則無不之也紫陽惠山十許驛間若
來若仍其敢忘旃晴空白雲朝往暮還

黃通判墓誌銘

漢與唐餘七百年當時士大夫家世以廉白稱者總十餘族果哉世清之難也寺丞由太府再典州而飯不及歲所居堂庭不備長子渙歷任三四君亦更縣倅州而貧則皆如其先非父子兄弟世授素約者歟君以父任入官酒正儀真丞吉水再丞新城及考以親嫌去又丞武寧易選令南康之建昌通守蘄春所至崇教化創學田豐常平建義阡決滯獄延名儒以迪後學補社倉以惠飢年廩平余凡爲斛數千皆其力請於司常平者所至人士悉祠以祝一時監牧之賢如今丞相喬公今樞密陳公而下凡數十人欲表其政是爲不負所學矣推

君之學盡君之志巨止若是而已而年僅六十四天也然齒已宿吏事繁乃口不絕吟手不停披賦詠數百篇率有思致初黃氏由壽春徙新安曾祖某祖某奉直大夫以詩書相承至父寺丞登乾道丙戌第京西漕鈞瀨方公仍歸以孫女因家焉至君嘗欲還徽矣而志念弗遂今窆于嚴之建德縣龍津鄉娶曹氏封安人女未笄許適星源張氏子莘靖嘿好學不碌家法嗚呼庶幾可興者君諱閔字定翁生於乾道庚寅四月六日終於端平甲午三月某日而藏於次歲乙未季秋之月予與君爲中表知君爲詳然則銘其墓以垂方來辭將孰宜乃爲之詞曰

詩書之緒清白之風若來若仍疊疊曷窮嘗據其學曾未大獲傳君之心維其後人

殿撰程農卿墓誌銘

唐虞三代之用人必取精毅彊敏端良淑茂之士以成天下之大順以致天下之大利則民生以厚國祚以綿斷斷然不可誣也嗟乎如公者蓋庶乎才德之兼茂者乎某頃與公同爲宰掾者累年見其於軍國之大政州縣之細條人才之優劣邊方之緩急來則能明至則能斷已而白之宰相則約而不繁辯而不沮孰不以大用期之而止於是命也夫蓋公自初筮地不遠親事必咨稟歿亦告之於墓人稱其孝也中外踐更餘五十年其

爲州也襁負其民東濕其吏其爲部使者也公明果斷風動列城其宣明教化也則所崇學校盛生員行鄉飲人謂洋洋易易有成周洙泗之風且復萬里走介以市蜀本之書其給兵也賦不加而餉不竭其總邦計也經理靡密而調度益贏其治天府也抑豪右嚴火政決滯訟增解日省公事以衆大之區而圉空天詔加獎以尚書館比使而迄事如禮其賑荒也不俟監司之命發常平之粟其措置稱提也甫及浹旬悉復元陌其爲右銓也寒峻無滯淹之嘆膏梁無僥倖之門創相風之烏以絕網運之淹滯畝敷和買而去物力之征修先賢之墓以厚風化凡遊觀之地一斤不營至於葺營壘築倉廩

凡可以爲公家利者則不遺餘力有如加葺戰艦番給
巡舟所以防江者甚備省酒官以創戰崎之寨移海內
巡檢以鎮定海之烏崎核鹽鈔之資次而商賈流通去
宜興之茶引以絕後害折新城之麥價以便民輸却圭
田之入以廉率下建錢清之浮梁而免籍民舟絕軍中
陞補之弊嚴招刺等仗之法革虛籍之冒請初公帥粵
以衢寇故至則削平二年按堵凡公政績滿粵與明家
祠人誦今未已也市田以去錢湖之葑創庫以繕東津
之橋其興利除害必爲悠久計大抵若是不止去葑浮
梁一事而已其遺蹟皆可推而尋也凡公表表以政事
聞於時者皆終身佩服文簡公之訓飭也裒家藏副本

之書以益鄉校新稽古之閣以壯儒風建四橋以惠鄉
井而猶卷卷然見於家居之日嗚呼足以見其仁至義
盡之亡所終窮也捨見次而易遠次以便暑途交代之
毫營見姊之後昇從弟之官士論義之其子端升預漕
舉則喜見顏色曰一薦未足喜且喜詩書氣脉不斷則
其所以傳家者不以籛金明矣其孤端升書來言曰先
君之窆久矣而銘猶未也敢以請某出同譜居同里仕
同朝道同志義可得而辭乎然萃衆美以銘之則愧非
其筆爾銘曰

惟天降才有物有則惟王分職量能度德不惟我家隆
古是式登進一朝百官封植猗歟公才萬夫之特賜知

其二回知其十不茹不吐強哉中立善刀割然必中其
劇安坐子儀馳騁光弼聖門設科虞廷列秩二十二人
豈容兼得公才獨全卓然挺出四品階官候對一息豈
曰不遇猶爲時惜雪水澄藍下山翠壁千歲雲仍來省
其宅

承務郎致仕韓公墓誌銘

山川人物清淑之氣不易相值也而值又有厚薄焉厚
則久薄則暫厚則大薄則微人不天不因天不人不成
吾讀玉山韓公之行狀而深有感焉公家再世登儒級
二子爲同年進士一亦貢于鄉公年垂八十得非清淑
之氣獨屋于其家乎公天資淳固講學篤至故其於義

利之辨爲尤明事母孝母之歿也公五十矣而廬墓不
去兄弟析貲悉推而不取盜作其鄉諭以禍福亟散去
里中禱雨龍見于郊爲橋梁以濟行旅倡義役以便族
黨冶司鑄戶指人墳墓屋廬以爲鑛地公爲白之官鑄
戶卒罪居民得安女兄適王氏公撫其二甥一爲通守
一擢進士士有一善尚足名世而况公道純德備可不
大書邪子三人祥太常簿以公疾辭差知撫州補奉議
郎知安吉州武康縣祺鄉貢進士女一人鄭一俊其壻
也孫男四人韶孫齊孫南翁東老女孫四人祥等將以
四年閏十二月庚申葬公西源某頃歲癸未謬司貢舉
得公之二子而補又有連走書求銘誼不得辭也銘曰

世多巧者公獨拙邪是畸於人而偶於天邪清風滿谷
萬夫肅肅三明方翔公乎不亡

陳府君并夫人何氏墓誌銘

某頃年兩至秋浦般礪紫微山上見其水光山暉聯嵐
接靄爲江左竒觀竊意其間必多育德人才士今讀陳
府君之行述不誣也君諱璣字天受系出於媯國朝寶
元間大理寺丞昱出守池陽愛秀山玉鏡之勝遂居焉
今二百年矣曾祖琦祖彥賢世以孝義聞遂爲望族父
大政故脩職郎調鄱陽司戶雅淡不仕母錢氏孺人君
稟初明悟自幼不凡從鄉先生游秀出儕輩系試輒左
遂無復仕進意篤志事親承顏養志父歿居喪盡哀送

終盡禮母年高謹事益力平居恂恂待人平恕犯者不
校里中囂訟多曉化之歲丙寅邊陲繹騷君謂縣令曰
防江本以衛民今久於妨農反搖根本令聽其言請於
臺府丞散所調俾得安業人知所自莫不感悅乙亥歲
大歉於是悉發所儲減直出糶貧者施之人賴全活遣
其子夢高游上庠交天下士以講貫義理涵養氣質爲
先不止爲科舉而已丙子秋夢高預鄉薦次年中進士
第調祈門尉歸拜重闈雙親綠髮莫不榮之而君慈訓
益嚴戒以少年登科當急培厚德業爲盛時偉噐幼子
夢敬亦登名天府夢高之官以迎侍爲請君曰汝大母
年將八袞豈堪遠遊迺舉明道語謂一命之士苟存心

愛人亦必有以及物汝能潔己奉公一意愛人吾雖家
食猶祿養也夢高遂奉母以行職業脩明薦剡交上君
襟度篤實趣識融明年未五十息念世紛不問家事日
侍母慈從容往來宗姻間以爲親樂一日同室有鬱攸
之變金帛錢穀未免有乘時攫取者君曰非偶然也物
儻來耳不歸于盜則燬于火吾豈復以此累人耶人服
其識量丁亥春遽嬰夙恙一日呼二子告之曰生死常
理生既無憚死亦何悲乃奄然而逝蓋平日所養深屋
如此得年五十有七寶慶三年二月二十有二日也夢
高夢攷乃以是年九月三十日定於留田之原女一人
適鄉貢進士喬奇孫二人敬學敏學孫女二人尚幼家

法整整慶源深長皆君一念之造也娶何氏奉槃飧滫
澠者越三十年如一朝夕暨司戶既世事姑錢夫人尤
謹歲在乙酉夫人病革適恭人暴苦腫瘍家人危之方
且力疾榻前日奉湯液或勉以少佚則曰姑病未愈遑
恤我躬純孝一念發於天性舅姑既歿歲時奉祠蘋藻
必親至於睦娣姒厚姻黨撫孤幼表裏協比曾無間言
其愛子也不事姑息曰慈母多敗子當擇嚴師教之夢
高尉祁門祁門居萬山間俗以推牛爲常恭人惻然謂
夢高曰牛爲耕稼之資法嚴盜殺之禁汝能撓以利害
使知避就亦奉職之一端也於是嚴爲禁戢祁俗一變
辛卯元日東朝介壽拜錫類之恩夢高授常德推幕駸

駸瓜戍忽命二子周行庭戶所寓淪茗曰吾年已老婚
嫁已畢生平無憾矣汝父諱日將臨吾當相從於地下
矣二子驚請所以曰吾昨夢朱衣二女駕雲輶相召恐
不復久於人間又曰生死常理耳府君之諱翌日果逝
實紹定六年二月廿有四日也留田之窆亦既久矣乃
嘉熙庚子之歲其孤以顯謨葉公狀府君之行及壻喬
君述夫人之懿而謁銘於予予嘉其爲親之意久益卷
卷也乃爲之銘曰

九華列筆下橫秋浦筆禪其秀浦大其宇英英其華君
寔開之綿綿其基君實培之始於事親終於及物仁至
義盡不僭不忒戍德達才教風周普載觀其子益知其

父留田松栢參天其青天上璽書照石麒麟

吳范二姊墓誌銘

予之伯姊歸元壽仲姊歸噐之二姊與夫皆予擇善地
而窆焉伯窆大坑仲窆供坑不惟慰二姊之心實慰先
少師之志也淳祐壬寅孟春朔吉端明殿學士程秘謹
志

淳祐壬寅夏五十八書于石碣窆此吉壤福祿無窮詔
爾雲仍執此爲炤

程端明公洛水集卷之十四 終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五十一
五十二
五十三
五十四
五十五
五十六
五十七
五十八
五十九
六十
六十一
六十二
六十三
六十四
六十五
六十六
六十七
六十八
六十九
七十
七十一
七十二
七十三
七十四
七十五
七十六
七十七
七十八
七十九
八十
八十一
八十二
八十三
八十四
八十五
八十六
八十七
八十八
八十九
九十
九十一
九十二
九十三
九十四
九十五
九十六
九十七
九十八
九十九
一百

三

